



馆藏拂尘

中华全国风俗志

下





馆藏拂尘

中华全国风俗志 下

胡朴安 编著

中华全国风俗志

下 编



中华全国风俗志·下编卷一

京 兆

北京轶闻录

一 社会丛谈

北京人民，食必葱蒜（凡北式菜馆，席中必有小菜，蒜为必列之品），衣必红绿（北京庙会，旗装妇女，面部则燕支如血，衣服则文绣斑烂，举目皆是），戏必皮黄（梆子腔自民国成立后，几成绝响，近年昆曲始稍兴，然终不敌西皮二黄之势力，上自学士大夫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无不会略哼几句者）。盖北方人民，感觉迟钝，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，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，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。其感觉迟钝之原因，若以科学解说之，则北方空气干燥，种种电力，传达较迟，是为一大原因。且因感觉迟钝，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，愈激愈疲，愈疲愈弱，五官本能，因以益钝，是又一原因。以感觉迟钝故，遂至脑筋简单，学说不易输入，文化因以不进步，实人群进化之障碍。望有志者革除此种陋习，使官能恢复其固有之灵明。

北京星相扶乩之风甚盛，不特旧人物笃信，新人物亦复斤斤乐谈。一般官僚，无一不以八字及五官求人评判吉凶。以故亚康节、赛柳庄、问心处等等，皆以相命而席丰履厚，且有膺高官厚禄者。一般大老，佞佛最深，茹素诵经者比比皆是。伏处下僚、脑筋敏捷者，遂起而研究佛学，以作终南捷径，颇多遂意者。故时人有言曰：“北京做官有三诀，曰善嫖、善赌、善诵经。”盖不诬也。

北京年来，虽文化未进步，而奢侈则日起有功。元二年间，街市尚有铁轮车，今则无矣。昔者汽车、马车尚如晨星，今则月入三五百元之人物，无一不有汽车。甚有汽油由车夫供给，以分润酬应场中车夫所得之饭钱者，薪水虽数月领不到手，而老爷之架子，依然不得不搭。胸前之徽章，名片上之官衔，多多益善，虽逛公园、上饭馆时，亦不肯抛却。向日请客，大都同丰堂、会贤堂，皆中式菜馆；今则必六国饭店、德昌饭店、长安饭店，皆西式大餐矣。向日政客衣服尚多韦布，今则一律花缎矣。统





计北京各级社会，殆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，无一人不往公园喝茶，无一人不听戏，无一人不听落子，无一人不打球，无一人不上小饭馆，无一人不看电影，无一人不叉麻雀。此数端兼之者固多，而占其二三者，百分中当在九十以外。

北京旧式茶馆，仅取水钱铜元二枚，今则龙井茶铜元六枚为普通矣。旧式饽饽铺，京钱四吊（合南钱四百文）一口蒲包，今则稻香村、谷香村饼干，非洋三四角，不能得一洋铁桶矣。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，抽关东大叶，今则换用纸烟，且非三炮台、政府牌不御矣。昔日喝酒，公推柳泉居之黄酒，今则非三星白兰地、啤酒不用矣。然而人民虽阔绰，政府则外债内债，累积如山。国奢则示之以俭，尚望有志者以节俭为天下先，培养国民经济力，为国家减少政费之担负可也。

人无正事，必且无聊。北京之无职业而待谋事者，固甚多而又无聊，其有职业者，亦多不尽力于所事，且专好为无聊之忙碌，如庆吊也，饮宴也，送行也，接风也，问候也，闲谈也，追悼会也，欢迎会也，凡此皆无聊之表现也。

群众运动，至今日仅成一种机械式捣乱作用。故有拥人者，有倒人者，有散传单者，有开某某会者，有请某项某项愿者，皆其好例也。

清季东交民巷，唯马车可以任意奔驰，其他车辆禁止行走，盖外人优待亲贵也。宣统间议定岁贴修路费五千元，人力车始准通行。都中马路，近始改良，比之沪埠，犹有逊焉。唯东交民巷则路途平坦，两旁垂杨，房宇整洁，行其间颇有上海静安寺路风景。此处管理权几全在公使馆掌握，警厅不敢过问。虽然，犹幸有此外交团卵翼区域，为达官政客之遁逃藪也。

六国饭店在中御河桥边，建筑壮丽，陈设华美，较之沪上汇中，殆过无不及。从前为外交团俱乐部，光、宣之交，满清贵族群学时髦，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，为外人点缀风景。实际上，则昔之间接以金店为纳贿机关者，一变而直接以六国饭店为交易所矣。民国以来，政客达官宴集寓宿，均以六国饭店为大本营。实则六国饭店在京颇有政治上之集合势力，非仅图哺啜已也。无论何项调停疏通事件，比至六国饭店，则无不迎刃而解，何其遭际之幸也！

比年以来，都中稍有资望者，大都于天津设有出张所，盖狡兔三窟，安不忘危之意也。故一般大老，都门尽有临时赁屋者，而天津则必有地皮及自建房屋。今日人多谓北洋系，吾以毋宁称之曰天津系。所谓北洋系人物，天津皆有不动产，且其发迹均于天津。在昔有清，都门赌博狭邪之禁



尚严，官吏多不能逞欲，于是连袂赴津，既托庇于外人卵翼之下，亦可无所顾忌于僚属。故天津殆为政界嫖赌俱乐部，此亦北洋系团结之原因也。

北京向无夜戏。光、宣之际，各班因演义务戏，始准开演。此后亦不复禁。自文明茶园创立，始有妇女赴园观剧之事。当时仅以楼上下为分别，随后包厢亦可混合杂处。及第一舞台成立后，正厅亦可男女合座矣。

北京伶业极为发达，戏园建筑虽简陋，然营业甚佳。上自官绅，下走卒，皆以戏园为消遣所。然近年来戏价飞增，几驾上海而上之。谭叫天演剧，昔仅售铜子二十余枚，今则须售一元余矣。梅兰芳于二次到申以前，在天乐园出台，外尚有龚云甫、王蕙芳、王又宸诸名伶，仅售铜子三十六枚，今则亦需大洋八毛矣。此亦北京人民奢侈程度之进步也。戏园有仅售男座者，则外面必高悬“不卖堂客”牌（按：北京人民呼妇女为堂客），其字句极不通，然沿用至今，未尝稍改。若改为“不卖女座”，似较妥当矣。

北京客店，多备饭不备菜。初至京者均以客店房饭在内，既有饭自必有菜，故常为所欺。唯广东帮所设佛照楼、长发栈、泰安栈三家，则房金饭菜，一概在内，即不吃饭，亦照算也。近日新开之旅馆，如中西旅馆、金台旅馆等家，则与沪上诸大客栈之规例仿佛。若长安饭店、北京饭店等，则为第一等之旅馆，如上海之东亚旅馆、大东旅馆矣。

旅居北京，有一极可怪事，即北京各城墙上不准华人行走，而任外人随意在城垣上散步瞻眺。问之则曰：“此长官所吩咐，优待外人之命令也。”在彼兵士为执行长官之言，禁止华人登城，固不足责，然不知一般威赫之长官，何必设此条律，优待外人？为邦交起见，固无不可，然何必苛待华人，不令其登本国之京城？即在吾国，如上海租界中西人之公园，不准吾华人入内。吾遇彼若此，而彼待我若彼，诚可叹也！

北京各学校之学生，均萎靡不振，无尚武精神，对于运动体育一门，毫不注意，而以眷妓观剧为练习身体之品。近虽稍稍知注重体育，然一般腐败学校，其学生之狎妓捧角，仍视为常事。

北京之市场与上海之所谓市场，其性质大有不同。北京市场内店肆林立，杂以货摊，商业竞争极烈，商人不得高居奇货，挟索巨值。然购物时亦须留意，货商索价甚高，虚头极大，甚至有索值三四倍于原价者。故购物者必须还价，否则未有不受欺者。其不二价之店肆，只前门外大栅栏内数家著名资本雄厚之店，若瑞蚨祥、同仁堂、谦祥益等家，然其价值总略昂于小铺。市场内之货物，价又贱于市场外之店铺，且种类繁多，可任意选购，故人多乐往购之。非若上海新世界、大世界内所设之商铺，高居奇



货，勒索巨值，除无知儿童强欲玩物，及为情人逼购赠品，为顾全体面起见，不得不购外，鲜有人过问者。若市场内之货价，与外间店铺之货价相等，人犹且多从便向路旁店铺购买，而不愿出一二角之门资，向市场内店铺购买，况其价较寻常商店高出倍蓰耶？欲其营业之发达，不亦惑乎？北京之市场所以发达者，其原因有二：一由于货物之价较外间店铺为廉，二无须入门资。其与上海市场相比较，岂可同日而语耶？

北京妇女有一极可憎事，即其无论老少妍媸，咸厚涂脂粉，面颊猩红，以为美观，招摇过市，自鸣得意，抑不知使人见之实可作三日呕也。尤可恨者，极幼之女童亦吸纸烟。北京人民于纸烟一项颇讲究。上海之上流社会，以三炮台为应酬品者，北京则视若平常。中上之家，多以金星牌等贵纸烟享客，毫无吝惜，其奢侈可见一斑。北京妇女用粉至多，故名产出焉。北京之宫粉，全国闻名，南人多慕名托人代为购用。

北京于清代，像姑之风极盛，男操淫业，违背天理，伤风败德，莫此为甚。一般王公大臣，多流连其间，其所以喜逛像姑而不就妓女者，盖其不欲传后于人也。改革后，像姑营业遂干禁例，然阳奉阴违、秘密操此业者，仍所在多有。今之一般捧童伶者，皆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将有所不利于孺子也。操此业者，大多为优伶，今之所谓伶界大王、第一青衫及汪派第一人物等辈，其幼时皆系像姑中之佼佼者也。

北京市政之进步，至为迟缓，自厉行新政后，迄今不下二十年，仅前门大街、香厂、西交民巷及东西城两条大街，较前稍整洁而已。余若僻巷小街，依然香灰细土，著足飞扬，人矢马粪，错落道上如棋子，每至阴雨则泥淖没胫，几至断绝交通。电灯虽有，然戊亥之时，则蜚然如香火头，必交子初始放光明，且时有断线之病。自来水虽设，而推水车者仍不能废。若依比例算，则北京市政如仅求如上海之租界，至少亦非再候百余年不办。

北京市场中最见发达之营业，莫如旅馆。前门外西河沿、打磨厂一带，鳞次栉比皆是。东城则曰饭店，西城则多公寓，虽一则供豪客之游憩，一则供服务人员之栖息，价值之低昂悬殊，然同为供旅客之需要则一。最著名者六国饭店、北京饭店而外，则为香厂之东方饭店，东城之大陆饭店、长安饭店、东安饭店、中央饭店，西城之西安饭店；次之者则为打磨厂之第一宾馆、天达店，西河沿之中西旅馆、金台馆。若虎坊桥之宣南饭店，则以小客栈之实，而冒挂饭店之招牌，其资格仅能列于五等以外也。往饭店者多阔人，大概非借以宴客，则征妓也，狎私娼也，或吸鸦片也。虽悬有警厅禁例，而客多视若无睹。饭店主者，亦率谄此辈阔客势



巨，为警厅所不敢干涉，则亦听之，且落得借是招徕渔利。

二 八埠艳语

燕京妓馆，分为三级：一等谓之小班，犹之沪地长三；二等谓之茶室，犹之沪地么二；三等谓之下处，犹之沪地花烟间。此乃营业等级之区别，另有南帮、北帮之称，则地理上之分派也。自男风取缔，妓业加增，光、宣以来，时有消长。观乎伶妓之盛衰代嬗，亦可观社会之趋势焉。

都中指妓馆所在地曰胡同，冶游家均以逛胡同为打茶围之代名词。其实都中所谓胡同，并非仅限于妓馆所在地而言。此语倡于何时，无从得考，相沿既久，遂成为习惯语矣。

妓家向分南北帮。从前界限颇严，南不侵北，北不扰南。近则混合组织，其独立一帮者，殊为罕见，殆亦南北统一之先兆欤？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，各有短长。大抵南帮活泼，而流于浮滑；北帮诚实，而不免固执。南帮妓女多来自沪上，无不假托隶籍姑苏，故谓之南帮，不如简直谓之苏帮。南帮应客，周旋极殷，如论风头，则洵非北帮可及。至北帮则除床第外无他技能，除偎抱外无他酬酢。顾亭林论社会情况，以“闲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”评南人，以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评北人。今观南北两帮妓女之情况，大可移赠矣。

北京妓馆谓打茶围为开盘子，每次必给洋一元。无论客与妓之关系若何，每来一次，必给一元，大有无钱不能入我门之概。但通例开盘子虽为一元，亦有开双盘而予以二元者。闻诸议员极盛时代，且有每开盘子，给以五元或十元者，此亦八埠妓家怀念议员之由来也。

北京妓馆，其内部组织与沪上异。盖班子是班子，妓女是妓女，开班子不尽自有妓女，妓女亦鲜兼为掌班。俗呼开班子者为老板，系备房屋家具，并雇用跑厅（妓家仆役之称，如上海之相帮）伺候奔走，兼供妓女膳食。论其营业行为，无殊旅馆性质，唯以居留妓女为唯一交易耳。凡妓女之来者，谓之搭班，所有房间家具，以及膳宿，均由班子供应，不另取资。（按红馆人亦有自备家具，并不用班子膳食者，未可概论。）嗣后所有盘子，一概彼此均分：暂由柜上记帐，临时给以木筹，每数日一清算焉。故妓女之营业发达者，班子极为捧场；至其生涯冷落者，则必遭其白眼。此与沪上讨人办法，及以股东资格而从事营业行为者，殊有别焉。

北京赌博之禁，表面颇严，故妓馆碰和之风绝迹。但有所谓“吃牌饭”之虚名，论其实际，则仅吃饭而已。都中花酒颇不易吃。盖花酒价昂，每席动辄需百金，起码亦须四五十元方敷开支。冶游家因避重就轻，相率而吃牌饭，亦非二三十元不办也。故花酒颇不轻易捧场，匪特价昂，





且客亦不易招集。北京妓女出局，谓之出条子，每次须给五元，主人且须另赏从者一元。此项条子费，大都实收，甚至现付，非如沪上打样局，存心倒账。所以客与主人无深交者，大都不欲赴席，迥非沪上吃花酒而照公组织者，所可同日而语也。

当壬癸年议会极盛时期，胡同小班，供不敷求。于是津、汉、苏、沪等埠，连袂北来者，络绎不绝，大都满饱囊橐，如愿以偿。自国会解散后，而娼寮妓馆，亦无形中受莫大之打击。及至筹安会发生时期，又渐渐恢复二年前之盛况。乃盛会难常，衰状又现，洎乎护国军起，而胡同冷落，不堪回首矣。既而国会恢复，胡同之营业，亦无形中随以恢复。要之，北京胡同之盛衰，亦一国安危之所系也。

从前冶游家相率趋于小班。对于茶室，颇为鄙夷；比年以来，此风渐弭，而一般舍小班而逛茶室者，实繁有徒。茶室定例，盘子六吊，唯纸烟自备，妓不供给。论茶室中之人物，当然较小班为逊，间亦有杰出而胜于小班者。此乃资格上及资本上之关系，殊未可一概而论。但住所较劣，且未便久延，唯一般抱实用主义者颇好问鼎。迩年茶室营业颇为发达，都人士之财政问题乎？亦经济主义欤？

北京妓女之香巢，大都在外城八大胡同内。八大胡同者，陕西巷、石头胡同、小李纱帽胡同、胭脂胡同、百顺胡同、韩家潭、王广福斜街、皮条营是也。其实卖淫之胡同，尚不止此，特以此数者为最著耳。时人有律诗四首，于妓院情景，历历如绘；兹特录之，亦采风问俗之韵事也。

陕西巷里觅温柔，店过穿心向石头。纱帽至今犹姓李，胭脂终古不知愁。皮条营有东西别，百顺名曾大小留。逛罢斜街王广福，韩家潭去听歌喉。

北地南都大不同，姑娘亦自别青红。高呼见客到前面，随便挑人坐厂厅。腾出房间打帘子，扣完衣服点灯笼。临行齐说明天见，转过西来更往东。

沉迷酒醉与花天，大鼓书终又管弦。要好客人先补缺，同来朋友惯镶边。碰和只扰一餐饭，住夜须花八块钱。若作财神烧蜡烛，交情从此倍缠绵。

逢场摆酒现开销，浪掷金钱媚阿娇。欲壑难填跳槽口，晴天易补割靴腰。茶围偶为梳妆打，竹杠多因借补敲。伙计持来红纸片，是谁催出过班条。

三 新年佳话

《都门风俗记》：正月初一日子刻后祀神，谓之接神。初二日祀财神。



初三日旗檀寺打鬼。初五名破五，禁妇女往来。初六日琉璃厂开寺。十三日试灯，黄寺打鬼。自初一至十五游大钟寺。十九日游白云观，二十日雍和宫打鬼。此一月中几无处不可以游，无日不可以游。唯琉璃厂今则一日即开寺，任人游览；至若古董字画，须过三日后陈列始多，盖各种商人，亦度三天年也。

琉璃厂系辽时海王村故址，因从前有窑出产琉璃得名。俗又呼为厂甸。今则仅存其名，昔日之窑，已不见其遗迹，唯满街书肆林立，陈列古董字画而已。内务部就厂中隙地建海王村公园，为附近儿童游戏之场，用意至善。一年之中最热闹时间，为新春正月。近虽改用阳历，此风犹不稍衰，亦新年点缀中之不可少者。

近年厂甸，较之往年益形宽阔。昔日之土地祠以及高等师范等处，皆已拆让一半，北至西河沿，盖预备建筑南通香厂之一条大马路也。故厂甸四通八达，交通便利，竟变为中心点。每届新年，倾城仕女，香车宝马，群向此中心点而来，大有共和国家人民一律平等之现象。盖无老无幼，无贵无贱，只须不出自由范围、违背警章，大家均可同乐，较之他种游戏场之有限制者迥不同也。

厂之他处皆有变更，唯工艺局洋楼一座，尚如鲁殿灵光，岿然独存。现就其地址改为工商改进会商品陈列所。每逢年节，门前札五彩牌楼，上嵌通商惠工等字样。盖借新年游乐之中，以引诱人民注意国货之观念，其意良善。而开放三日，不取票资，由是观者如堵，人稠地狭，拥挤不堪，欲入不得，望望然而去之。门之两侧搭有席棚，陈卖各物，以人造花卉最能销售。然较之儿童玩物，尚不及百分之一也。

露天茶桌，因地势宽广，较往年增加，无非昔日平地之上，安置桌椅。除有棚之茶肆两座外，余皆搭有一二尺高之木板，且划分地界，有如井田，四周皆可通行。上标为男女分座，实则杂乱无章。一肆之上，妇女愈多，座愈拥挤，生意愈盛；茶之佳否，则置诸不问，盖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而茶博士则高立板上，大声疾呼：“这里得瞧！这里瞧得清楚！”无意识之言，不绝于耳。然其间妇女游者固多，而坐诸茶桌之上，陆离光怪，以出风头者，仍属青楼姊妹，良家尚不多见。间有本地住户，亦属寥寥。因不如公园之幽雅，有条不紊，故来者周游即去，咸不愿坐此喝西北风也。

是地也，以青楼姊妹降临，一般堕鞭公子、走马王孙，趋之若鹜，或携越女，或约吴姬，连袂而来，为厂甸增加风景。此外则顾影自怜之少年，与想吃天鹅之野心家，亦趁此机会，借厂甸为吊膀之场所。实则除暗



娼或可达到目的外，其他不过起哄而已。盖来者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一有聚者，群相跟随，卒至皆无结果。加之巡警林立，稽察甚严，虽拥挤之中，究不敢妄施伎俩，不过一饱眼福耳。虽然，于此会期中，骗诱妇女者有之，拐失小孩者有之，虽消闲之场，亦纳污之地也。

儿童玩品，汽球为最易销卖之物，易诱儿童嗜好。其形圆，其色红蓝不一，飘荡空中，大有可观。偶一松手，则翻飞天半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尤增余兴。三五少年，专以放汽球为乐事，购七八枚或十余枚，缠连一绳而放诸天际，身坐肆中，兴高彩烈，迨众人仰望，尤乐不可支，拍掌欢呼，声震数里。其主要目的，不外乎引诱妇女之注目，以施其渔色之手段，亦会场中怪现象之一也。

厂之东侧有吕祖庙，香火最盛。青楼姊妹来游者，无不先往烧香，以求吕祖爷保佑。祠中观烧香者，站立两厢，有若清季大员进香，属员站班伺候之状，然尚无此精神。祠中道士，以正月为进款最多时节，手持香盘，追求诸大善男信女布施若干。往年丐者几满祠中，今则驱逐干净，此乃警察之功；否则一路呼喊，败兴不浅。厂北之土地祠已改为道路，而吕祖则依然如故。说者谓纯阳有通天过海本领，非区区土地所能及。值此物竞天择之时，神道亦须受天演之淘汰，至堪发噱也。

厂西隅为杂艺场，内有变戏法者，有唱蹦蹦戏者，有列奇禽异兽以供人观览者，锣鼓喧天，异常喧闹。口外有出售梅花、兰草等类，佳者颇少，不如各处庙会。游者非为购花而来，卖者亦知其心理，不为供过于求，故贩来亦不多。

琉璃厂向为古董、字画、书籍之荟萃地。每届新年，字画为一大宗售品，土地祠、火神庙皆悬挂无余地。人至此间，如在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。一般考古家、大名士咸集于此，品论优劣。其间固不乏佳者，然以俗者及贗鼎为多数。

白云观在北京道士观中推为第一。在前清时代，观中方丈与王公通声气，威焰赫赫。钻营之辈，多奔走乞怜于其门，势力极伟。民国成立以来，如蛟龙失水，其势顿衰。近日销声匿迹，气势益寝，渐而至于渐灭矣。然每届旧历元宵，辄开庙以招游人，至二十日而毕。倾城士女，摩肩接毂，比之厂甸，殆犹过之。观在西便门外，距顺治门有三四里之遥。寺宇庄严伟丽，实为京师冠；而花园中亭台楼阁，水石花木，景物尤清雅可赏。顾平时绝不肯开放，一年只有正月十七、十八两日，纵人入游耳。

旧历正月十七、十八两日，为白云观极盛之期。盖厂甸自年初一至十六为会集期，白云观则自初一直至二十，故十六以后，既无厂甸可游，而



游人遂争趋白云观矣。且十七日观中于夜间行打鬼之礼，而十八日则为神仙大会，尤为白云观中全盛之日也。十八日观内方丈预先招集道教会二三百人（中华道教会设白云观内，犹之法源寺中设立中华佛教会也），于夜十二钟开神仙大会，分班诵经（道士谓天上神仙亦于是日同时降临下界，故曰神仙大会）。而夜间壁上遍悬画灯，光耀如昼，经声琅琅，杂以铙鼓，尤使人有别一洞天之感。

有殿曰四御殿，文明妆束之妇女，到此焚香膜拜者日有多起。此辈形式上固极文明，而精神上究未必文明。中国人可作如是观者，比比然也。

有养老堂，堂中小室内有一老道士，卧于床上，床前置一破篮，乞人赐钱。妇女多有掷钱于此篮内者。闻人云此道士年已百余，然殊不类也。

又有养豕之所，豕累累不可计。乡民相指告曰：“此豕不可食，食之造孽。”其愚真不可及也。

白云观有秘制冬菜，味极美。清慈禧太后极嗜之，每日必以进御，以是名益噪。然除供奉内廷外，诸施主与其方丈素稔者，亦可得尝禁脔。然只年终送节礼时稍馈送之耳，平日则殊不易得；不似常州天宁寺之素火腿，可以资购得之也。

白云观大门内牌楼之后，大庭之中，有一石桥。桥左右各有池一方，池已涸而墙壁两面中空，各有一道士闭目静坐其内。又制大孔方兄数枚，悬于墙壁及池上。游人争以铜元掷此孔方兄，能中此方孔，即为今年佳运之兆。故掷钱者颇多，而掷中者极少；愈不能中，则愈欲掷，必中而后已。于是争先投掷，而池中之铜板铿然不可数，墙壁中稳坐之道士，暗地里开心大笑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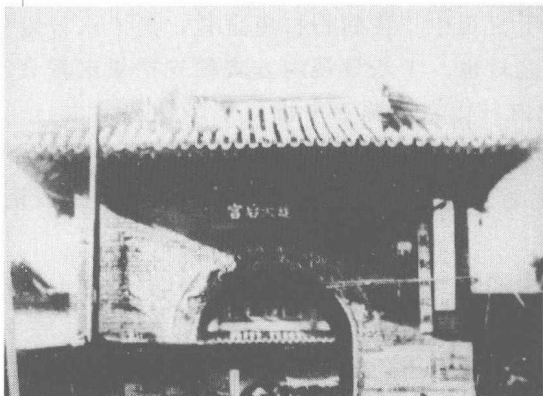
白云观会集期中，有优胜之点，可以首善号于众者，则跑马是也。观之右侧京汉铁路之堤下，有空旷地可跑马。跑马者甚夥，马走如飞，旁观者多为喝彩。跑马处两旁皆搭茶棚，士女啜茗，凭栏而观，亦至足乐也。

民国以来，每逢纪念日，先农坛、天坛开放之期，亦有跑马之举。北京人之注重跑马，盖亦积习使然矣。此又北京社会上善良之风俗也。

北京官厅对于旧历新年，虽未加以提倡，然无形中亦多感化。催发欠薪也，预借拨付也，以便持归寓内，购食品、添新衣、偿旧欠；与家人妇子围炉共坐，作吉祥语，以祈新岁幸福。官场如此，其他更无论矣。

燃放爆竹，本为官厅所禁止。自民国九年始，警厅忽取放任主义。于是家家户户，每至年底，争先购置；当子正初交时，乒乓之声，即不绝于耳。计其所费，为数亦不赀。值此民穷财尽之秋，尚以大好金钱，掷诸无用之地，良可慨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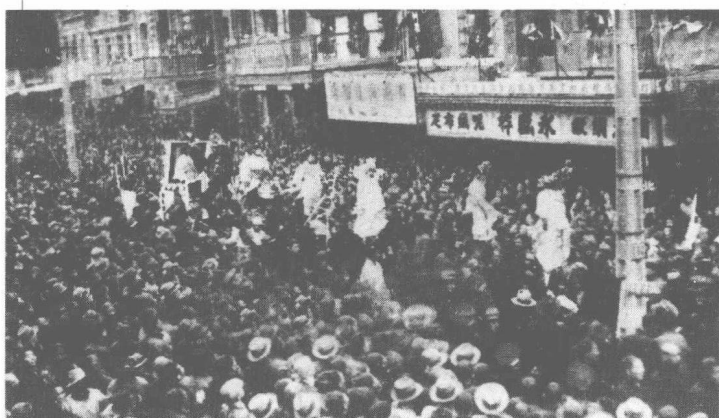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天后宫山门



天后宫内供奉的神像



清人绘《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》



天津劝业场大街



大栅栏一带售卖宫灯之商店，其门如市。此种宫灯，长方绢地，设色人物，如《三国志》、《列国志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等，绘手颇极工致。每架售银八元以上，实非穷措大所敢问津焉。各商店于年关亦异常忙碌。普通皆为收账，一年交易，到此咸谋结束。民国二、三年间，警厅对于商店之旧历结账，曾加以取缔式之劝告改用新历，但各商店仍置之不问也。复有数种商店，因应年景需要而特别忙碌者：一为茶食店，就中尤以稻香村等南茶食店为最；其他若米面店、肉店，生意亦甚佳；更有为年节而特设者，则纸灯店与爆竹店是也。

有钱之人皆忙于过年，若无衣无食之贫民，每日尚闭门啜泣。北京城内外，如此等人，实非少数。更有外来流民，携子抱女，蹉跎街道，伸手求食者。社会上苦乐之不均，念之可发浩叹。

京华之所谓太太团、姨太太团者，终日绮罗珠钻，无所事事。新年则更兴高采烈，赌也逛也，不堪闻问矣。

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晚，北京各住户均祭灶。灶王为家家常供之神，尊敬之不遗余力，谓为一家之主。凡家内各事，灶王均有全权管理；并于暗中察看人之善恶，善事则置于善罐中，恶事则置于恶罐中。每至年终，灶王即结束其一年内所调查之结果，升天奏之玉皇大帝。升天之日即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故各家均为之送行。祭灶所用之供品，糖为大宗，有关东糖、南糖、糖瓜（即糖之圆者）等种类。考其所以用糖之原因，据谓此日灶王升天，将各人善恶报告上帝。若尽情报告，则所作之恶事过多，必受上天之惩罚，故以糖粘其口，使之缄默寡言。有用糖一块放于灶火中者，有用融化之糖粘于灶王口中，并祝曰：“好话多说，不好话少说。”此中国人掩耳盗铃之恶习，亦社会心理之表现也。糖之外，有用茶、草料、皮豆、白面、火烧等件。茶所以备灶王之润口，草料备灶王坐骑之食，豆备灶王饲鸡者，火烧备灶王饲犬者。此外则有普通礼佛所用之香元宝、蜡烛等件。祭时礼节，先由家长跪拜，只限于男子。女子不许祭灶，男子不许祭月，殆为全国之通例，所谓“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”是也。拜后，将纸灶王请下，置诸架上。架用芝麻茎子及松枝所札成，一同焚化。焚后，全家食糖，尽欢而散。

旧历三十夜一时，各家均迎神。所迎之神，即灶王与喜神也。先向正面焚香，将灶王迎入，再于历书上查出新年喜神之方向，即于此方焚香迎神，然后上供。所供者为月饼、蜜饯、果品、年糕、饺子等。前四种于正月中每日供列，饺子则只供一二小时即撤去。

正月初二日各家祭财神。其所祭之财神，有由店铺购者，有自小孩手





中买下者。此类童子大半为贫苦之家，欲乘此新年机会，捞摸若干钱文，于是做成财神，向各住户串售，于门口大呼曰：“送财神爷来了！”愿意要者，付以一两枚铜元之代价，即满意而去；若不欲要者，亦不能回以“不要”，盖避不祥也，只答以“已有”。祭时所供品为鸡及活鲤鱼。又有在家中祭祀不算，必须赴彰仪门外财神庙烧香，并借元宝，唯借一枚须还十枚。

据星相家言，各人每岁皆有一位星宿，如太阴、太阳、罗喉、太岁等名词，本年命运如何，纯视此星宿之优劣。故人于一年之始，须祭祀之，以祈其降福。在北京有请顺星之举，行于正月初八晚。顺星有在庙、在家二种。在庙者须往白云观中之后土殿，对其本年星宿礼拜焚香。在家者则祭于晚间，祭法用灯花纸作成纸捻子，名曰灯花，用油浸透，燃之；其数目须较本年岁数多一个，如二十岁者则用灯花二十一个。

除夕夜各家率皆长夜不眠，屋中灯烛辉煌，全家不作事，唯饮食谈笑，嬉戏作乐。是夕诸幼稚持小红纸灯，往来跳跃街道间。俗传是夜天上神仙下界，故不可随意各处便溺。又以芝麻满铺地上，行人往来踩之，谓之踩岁。

初一日各不相往来，人家多吃素饺子。据云：元旦日吃素，其功用等于一年。又元旦日不准使水土出门，即不泼水、不扫地，盖以为水土出门，即财气出门也。又是日不准用刀剪，故往往于三十日即将刀剪藏好，恐元旦日忘却也。

初二日为祭财神之日，各家吃馄饨。因馄饨形似元宝，即谓之元宝汤。

自元旦日至初五日五天，谓之破五。于此五日内，妇女不许往人家，谓之忌门；去则以为不祥。又家家不煮新饭，但将年前做就食品热之。其所食不外饺子、馒首、鸡、鱼、猪羊肉。又此五日内不食烤物，如饼之属。食余之饺子，须俟五日后，方用火烤熟食之。

初八日家家顺星，亦不许妇女出门。是日大半须赴白云观。

自十三日至十七日五天，谓之灯节。各商店均陈列灯彩，各住户亦于灶王前燃灯烛。此数日内均食元宵，即米面裹成之珠状物，内实以糖。神前亦须供设。至十八日，则年节皆过，无可作乐，故各家均早睡。俗传十八日为耗子成家之日，其婚娶时常借人之鞋作轿子，故谚云：“十七十八，耗子成家。”其用意盖以哄骗幼童早睡也。

四 礼俗杂志

民国光复，世界共和，宫廷内外，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、补服、



翎顶、朝珠，一概束之高阁。独见近来城市官绅士庶人家，每至婚娶，新郎概穿天青马褂缎袍等件，只头带礼帽，并不穿礼服；而新娘则家家惯用凤冠霞帔，及衫裙袍带，甚至补褂、朝珠等件，仍沿前清旧制。此婚礼之最奇者也。

民国共和，礼仪渐减，一切官场仪仗，如衔牌等件，亦皆废置，不尚繁文。近见缙绅士庶人家，每至丧葬出殡，炫耀街衢，至今惯用前清某太夫人衔牌，及旗伞大锣，“肃静回避”、“前清举人进士”、“某科翰林”及“钦加道衔、府衔”衔牌等样。此类气象一新，固已足骇人耳目。尤可詫者，人家出殡时，苦无官衔可用，则用“福全德备”及“乐善好施”等牌，亦当衔牌之用。甚至皂隶贱役，亦且假袭官衔。道途见之，每每令人嗤鼻。凡此辈者，半皆欺饰庸愚耳目，假作炫耀之资耳。

民国时代，凡于婚丧喜事仪制，前清拜跪礼节，今概改用鞠躬。不独总统庆贺，即如祀孔庙、关岳之春秋祀典，亦屏除繁文，只用三鞠躬礼。乃士庶人家，于治丧礼节，灵前仍设拜垫，亲友往吊者，概用拜跪，不用鞠躬。岂祀神或有迷信，吊丧亦尚有迷信乎？

北京风俗，遇有丧事，接三、做七、出殡，无不延僧诵经、放焰口，以超度亡灵。从前花费无多，现在行市大涨，直同买卖。凡饮食、镇坛、交汤、红绿巾、灯烛、钱粮、饽饽、香斗、老米、解结、散花、点心、台面、挑儿，以及双分衬钱，一切增加数倍。夜间施放瑜伽焰口，金铙法鼓，直到天明始止。不知亡者得此，果否超升，而丧主之钱，已耗去不貲。感时者呼之为“和尚戏”。社会迷信之不易革除，亦非独都中为然也。

京师凡有死丧之家，抬棺安葬，先期由杠房召集抬棺人。抬杠头目，皆经众工选举，其人必年高望重，为侪辈所莫及，尤须熟于北京地理者，方能膺选。抬棺出门，首领执响尺敲之，在前引导；众工听其尺声，以为进止，步履秩然，无敢逾越。棺上有巨罩，行时不得少有倾侧。工有怠不受命者，以尺痛击之，虽死不论抵。时或大雨，泥泞没踝，亦前行不辍，无少馁却。首领更以身先之，然事前踏勘地段不详，误走泥淖，众工当时，亦无异言，虽死无惮；事后则群聚责难，竟攒殴至死者，亦不抵偿云。然亦可以资自赎；工人有半途退却者，罚亦信苛。其团体之稳固，秩序之不紊，首领之大公无私，群工之踊跃从事，殊堪赞美。

近年做寿者日多，其所用之礼仪亦至不一。唯不设寿翁、寿母座位，每设寿堂，挂用寿幛，铺设寿筵，及糖茶、糕茶等类。所最奇者，仕宦之家，每因父母既没，无从做寿，乃亦大张旗鼓，谓之曰做阴寿。设神像于堂上，对神像行礼。家内或设坛，延僧拜忏，以为超度。然而名为超度，

